

交往: 社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李东旭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研究热点,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出发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资本生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理解和认识。交往的主体实践活动是一种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交互作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生成和维持着社会资本。人类自身交往的历史,是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更新的历史,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社会资本;交往;需要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04-0126-04

社会资本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90年代以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引起国内外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多学科交叉性及具有的独特解释力有关,同时还因为社会资本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却缺少哲理上的分析。本文拟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出发,从社会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入手,力求深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一) 社会资本产生的现实基础

社会资本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独立实体或本体,它渗透于人类生活当中,根源于现实主体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交往活动紧密相关。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交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发生的行为,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以及群体、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等方面互相作用、互相约束、彼此联系、共同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中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个人。就是说从事交往活动的人,不是“想象的人”、“虚幻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哪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73}交往活动始终是“现实中的个人”之间的交往,不是抽象化、孤立化的人,交往活动摆脱了自然性,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成为人与人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产物。主体之间怎样交往,采用何种方式交往,都不是单纯的交往决定的,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交往,决定着交往的方式和交往的内容。

社会交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引发社会变化的活动过程。

[收稿日期]2013-02-10

[作者简介]李东旭(1978-),男,吉林公主岭人,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人的交往不是在一次完成的,而要持续和稳定地重复交往。而社会资本就是在社会主体间长期的、平等互利的交往中形成的。换言之,社会资本实际上存在于社会关系之间,借助于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社会资本而言,交往活动的重要作用就是产生和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而且促使一定社会资本的改变。而个人彼此间的交往总是要通过某种社会关系或网络才获得现实的存在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社会的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2]226}。人的交往的能力、范围和方式都要受到既有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但这并不等于说人只能生活在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中,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运用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不断突破既有的社会关系,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人的交往活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样,随着生产活动的日益展开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多样化,必然会导致稳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一方面,个体通过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作为诸多个体的共同创造物又反过来制约个体的活动。个体与整个社会的互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蕴藏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之间的共享性资源——社会资本也就应运而生并逐步展示出它的丰富内涵和巨大作用。

社会资本与交往实践间的这种内在关联,表现为个人之间、个体与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同时,主体之间的各种交往具有相互性,他们彼此制约、互为主客体。因此,对于交往活动主体从事的任何领域的交往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产生。因此,社会资本不是一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独立实体或本体,它是在主体的交往活动中产生的,交往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资本的生成。

(二) 社会资本产生的动力

从社会资本的产生过程来看,它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断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是交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们有意识地去追求某种目的时,就会成为一种动力,促使交往不断进行。每个个体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并根据一定的历史环境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以维持自己的存在的。正是这种社会性需要把人与社会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天然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所说,“把人和人连结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但是,人不但受相貌、品性、智力和体力上的缺陷等自然属性所限制,还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和一定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限制,只有通过交往,人们才能相对地来弥补个体生命活动的有限性。正是由于单个人活动具有有限性,孤立的个体无法进行生产活动,更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个体要想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借助于交往和其他人进行社会联系,只能在生产中进行合作,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交往,才有可能使人能够摆脱个体活动的局限性,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并由此展开广阔的社会交往。

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丰富的、无止境的。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促使社会关系不断地生成和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得到新的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79}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3]15}由于人的需要的差异性和现实满足需要的程度不同,人们总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新的需要,需要的这种特性是由人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从事的交往实践活动所决定的。随着交往本身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变化,人们实践能力和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催生着新的需要。人类总是在交往的比较中不断形成向深度发展的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进人们进行新的实践,并使人们的需要变得日益丰富和全面,从而使“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4]130}。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形成于人类无限丰富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为了适应人类共同活动的需要而形成的,人的需要是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条件。同时,社会资本的生成过程又是人的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他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二、交往、社会资本与人类历史的演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活动的反映,它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产生

的。社会资本的内容、形式、作用必定随着主体的人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的存在及其变化,实际上就是人的交往实践历史活动的反映,人们的交往实践既体现和维护一定的社会资本,又推动和实现一定社会资本的改变。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个人的发展不断突破旧有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等旧有的共同体的界限,逐渐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历史。正如交往活动具有无限延展性一样,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发展与交往的发展同步、同构,它的生成发展过程就是人的交往实践活动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相伴相生。它的生成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三种基本形态。

(一) 基于人的依赖关系构成社会资本的初始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是交往存在的前提。如前文所述,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最早交往的原因是为了生存,个人不得不组成一定的群体,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这样,交往就成了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在原始社会,人们是作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成员进行交换的。由于在这种形态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104}。个人之间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氏族和家庭内部的各种日常交往。而外部交往通常是以氏族为基本单位的群体交往,氏族首领被认为是氏族部落的当然代表,领导和代表氏族进行交换等外部交往活动,此时的战争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因交换和战争所得的财产平均分配,成员之间一律平等。由于生产只是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生活资料十分简单,人类受到自然的制约比较大,没有也不可能具有征服自然的能力,人不是作为一个自主的存在,个人与自然趋于一体化的状态。个人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对外部世界进行积极的占有和追求,而只是保持具有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独立的交往主体,交往主体表现出对氏族部落群体的从属和依附,因此这时的交往主体处于一种依附型的交往关系之中。“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6]94}这种建立在血缘亲属和地域关系基础之上的具有集体性质的交往,使全体成员具有浓重的群体意识,地域的分散、规模的狭小,简单的社会结构,不完善的社会关系,不发达的生产力,整齐划一的交往模式,构成了这样时期的主要特点,地域的闭关自守只是被偶尔的相互间的战争所打破。这时只有地域性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因而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最初形态。

(二) 基于对物的依赖关系构成社会资本的普遍形态

随着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生产的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类交往从有限的交往发展为普遍的交往——包括民族内部的普遍交往和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使人类社会交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

财产的出现是人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随着财产在内容、形式和数量上的增加,对财产的占有和控制也随之而来。以交换为媒介的交往,无情地割断了人们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脐带。私人利益的出现,使人告别群体意识,产生独立的自我意识,交往的主体越来越作为独立的个体处理自己的事务,表现出日益强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目的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更多地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体现为物与物的社会联系。这种交往模式构成了一切交往的核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在这种交往形式下,由于交往是以交换价值为媒介的,主要表现为对财富的追逐,使这种交换媒介能够在流通的过程中自行增值,货币变成了资本。资本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从登上历史舞台始就表现为普遍的社会联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的作用在于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分工,但是分工需要把工人预先纳入统一指挥之下,就是把分散的生产力集中起来,以资本的形式进行有效的联合。可见,资本的出现消除了分散性,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尽管这种交往是被迫的。从资本的本身属性上来看,就是增值需要在流通领域扩大范围,不停地提高原有价值的额度,无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5]390}

在物的依赖关系下,作为交往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建立了以货币为中介

的“平等”关系,确立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纽带联系,实现了“自由”交换产品的原则,这种交往突破了人与人交往的血缘、地缘的狭隘界限,产生出个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各民族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日益打破,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普遍交往。

(三) 基于人的自由发展构成社会资本的高级形态

在当今世界,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化交往手段可以突破空间的局限,将处于互联网内的任何一端的人都联系起来。现实社会的身份和地域、国籍的限制所导致的交流障碍在这里不复出现,不同职业、地区、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传递信息,人类社会交往的范围和空间进一步扩大。人们的交往形成了普遍的世界性的交往,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阶段。这就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类跨入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人们摆脱了自发的分工的束缚,使“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5}。这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的劳动不再是一种被迫的、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而是一种充分的自由全面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成员,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自觉的发展。也由“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走向了普遍性和全面性,以往个人的交往都是自发的、被迫的,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是作为自然的或政治的成员,所形成的集体仅仅是“虚幻的共同体”,是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新的桎梏。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摆脱了血缘、地缘、业缘和民族、种族的局限,个人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个体和社会的尖锐对立得到克服,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同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产发生联系,人们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占有,成为交往的真正主体,交往的性质也由过去受制约的交往转化为向个人本身的交往,人类交往不再是以往交往的简单延续,只有这时,人类才能从过去已有的条件出发,进行自由的普遍交往,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的联合。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自由地运用社会资本,突破圈内人的局限,达到社会资本的高级形态。

总之,社会资本是在交往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交往实践是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一样,社会资本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以既存的时间和条件为背景,“先天”地制约了新一轮社会资本的展开,使得社会资本在人类交往实践中体现出连续性,影响并促进人类历史无限绵延的向前伸展,由此展现出一幅历史演进的生动画面。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刘 阳)